皇清經解

478
33

仁
478
33

東學

春秋毛氏傳莊公廿六年至卅二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不知何大夫亦不知何事見殺此與前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皆曹事而皆有闕誤故左傳無文而後人即當以史闕置不論者乃公穀謂曹伯爲戎所殺大夫不伏節死義故嗣君即位而借衆誅之書曰曹殺蓋嘉其非專殺也則在二十三年曹伯射姑卒明書于經至次年而戎侵曹此時未

支那所有錢物

D 12

嘗有見殺之君也自此年以後射姑之子卽爲僖公凡在位九年至三十二年而僖公始沒則是射姑父子相繼立國焉得別有一曹國父子一殺一立者此豈曹郭公耶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卽戎也春公伐戎而不服故此會兩國大夫伐之費誓淮夷徐戎並興書序稱徐夷卽是淮戎卽是徐也前凡會戎盟戎俱是以戎該徐者胡氏謂戎與徐必合兵表裏非是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杞伯姬莊公女杞成公夫人也是時杞惠公在位成尚未立必以事來會而以未歸寧故不入國洮魯境地左氏謂譏不越境非是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據傳陳鄭服也是時陳鄭無叛齊之事不當云服故杜氏解之謂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卽鄭文公之四年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齊故云則鄭之不服在前二年鄭文公事其云獲成于楚一語見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中之文而胡氏以鄭之貳齊爲前此鄭伯指鄭厲公言誤矣且祇稱鄭而不及陳亦非是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據傳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杜氏云原仲者陳大夫原氏而仲字者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此亦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若其稱公子友者與稱公子慶父同史例如是非褒貶而胡氏必謂公子是褒以友之越境而不見貶則以王朝大夫亦曾外聘其不貶季友所以深貶王朝也則列國弒君皆可援幽厲之事以邀免矣何免爰雉罹如此公穀謂季友私行所以避難以是時公子慶父公子牙皆莊公母弟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治之不能坐視不可故避之葢預指三十二年弒逆事也但是時二叔弒逆尚未顯見至季友酖殺叔牙而後子般之弒與觀其能酖叔牙立叔孫氏則非不能治并不得與國政者公羊說非也且惟季友爲莊公母弟則慶父大宗也安得季氏自成季至康子終春秋之世皆宗卿乎

冬杞伯姬來

據傳此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則此以禮書而胡氏曰不當來故書則前此伯姬歸于杞亦不當歸故書乎禮三月致女則自二十五年六月伯姬歸杞至此已三年矣未有三年之久而尚不可以歸寧者觀春時伯姬來逃逃是魯地而猶不入魯致莊公往會之則必拘于禮而不敢來而至是始來乃又曰非禮則歸寧之禮絕矣陋例有常禮不書一語此不可訓他不具

論如此二十五年夏六月日食此以鼓于社而用牲爲非常禮故書則二十六年冬十二月日食未嘗有鼓社用牲之非禮而亦書何也亦說春秋一掃惡例非故屏之以爲其說不驗也通人當自解耳

孔疏云出者謂犯七出而見絕者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是也若魯之夫人無被出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此非出而亦書歸于某者以子死故去歸而不返亦出之類故與出文並同

莒慶來逆叔姬

此以莊公之女而妻于莒大夫者其書來逆禮也禮惟天子不親迎自諸侯大夫以至士庶無不親迎者大夫不越境謂私交耳公羊謂不越境逆女非也若周禮天子嫁女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其不書大夫主者此是略文其例與十一年王姬歸于齊不書莊公爲主正同而穀梁胡氏又以無大夫主非之則王姬歸齊豈莊公未嘗爲主而得以書之魯史之策乎總是以非常禮故書一例必求一非禮之事以誣之春秋眞誣史矣至不稱逆女但稱叔姬者杜氏云卿爲君逆稱女自逆稱女字亦是禮例

杞伯來朝

杞夏后氏後本公爵而稱伯者杜氏云爲時王所黜故也公會齊侯于城濮

此謀討衛也先是十九年傳莊王嬖子子頹有寵及惠王卽位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五大夫及士石速奉子頹伐王不克出奔溫蘇氏奉子頹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其明年鄭厲公執燕仲父而奉王以歸居于櫟王與鄭伯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是時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乃見虢叔謀納王又明年二十一年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亂定而鄭厲公卒是此王室大亂天王蒙塵者已及三年而齊桓興伯並未能勤王討叛出一旅之師旁觀袖手洋洋不理然且伐戎伐我兵戈四出伯主安在此固罪大惡極不止摟牽討伐爲三王罪人已也至是年之冬王乃使召伯廖錫齊侯命命爲二伯作九州之長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而伐王故也桓然後作城濮之會而要公以謀之二伯當如是乎此亦書其事而義有在者若鄭厲公事不經赴告不見于春秋故無從褒美而祇于忽突爭國時歷稱鄭伯以徵示其意此亦春秋崇尙蓋愆之一節也讀春秋者能實體其事而無爲浮說所惑則幾矣城濮衛地名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一本衛人下另作一節

此齊桓奉王命討衛而書齊人者桓雖在軍而令大夫之無名者帥師則照例書人以奉命不尊也衛亦以大夫禦齊而

不知其名則亦照例書人所謂卿大夫帥師而不記其名與氏則書人也（說見隱元年）若傳稱齊桓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此是實事而說左氏者遂謂諱取賂故稱人則襄十一年晉侯伐鄭受鄭之賂告于諸侯曾不之諱而此諱之乎若公羊謂衛未有罪此誤認上年同盟于幽中無衛侯因以衛侯不至爲罪責故伐衛此驢頭馬嘴全然不知事實者若其謂春秋書例伐人者爲客破伐者爲主故書衛人及齊人則考之諸經皆然孔疏所云令狐河曲大棘彭衙長岸泓韓之屬皆以主及客此是書例而胡氏以書衛及爲貶衛則衛抗王命公然出戰已屬大罪何必借此字以貶之謬矣祇經文于此不書奉命且齊衛皆稱人兩相頡頏似乎重以齊桓爲不足者據傳王錫桓命時諸及伐衛未有成命則自不宜書奉命若衛之立子頹以伐王在莊十九年本衛惠公事今之衛侯乃衛惠之子懿公也自十九年至今二十八年十年之間伯主安在至長鮫已逝元惡考終而始以何有之師移及子姓萬一桓數衛罪時衛人答曰先君之過君其問諸地下將若之何故此有文焉不止義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公羊作邾婁子）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穀梁公會下另作一節公羊朱人下有邾婁人三字）

據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楚文王夫人息嬀也）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萬舞）夫人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子元聞之曰婦人不忘

襲讎我反忘之遂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
不發楚言而出鄭人效楚言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
以示整暇
師夜遁此公與齊宋俱無貶辭稱人見前
冬築郿公穀作微　穀梁註左
傳作廩今左亦作郿
築者城也是年大無麥禾而城築者必有所備也此與襄十
九年築西郛例同郿魯邑名據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
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蓋都有大小隱元年傳大都不過
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則都原分三等小卽邑也邑
而有都稱者必其地有先君之廟然後稱都但先君之廟世
俱不解以爲廟在朝左豈有下邑立宗廟者于是無學者妄
疑是國之舊都與前代諸國所爲都地如顧氏謂城漆以漆
有邾之舊廟故稱城類夫他國廢廟今未必存且亦何得稱
先君之廟若春秋列國皆無遷徙惟衞自懿公後由朝歌遷
睢陽楚自文王後由丹陽遷郢他未嘗遷也況遷都則必遷
廟未有都既遷而留廟與主在其地者然則何先君之廟曰
此宗邑廟也國凡易一君則其君之弟立爲大宗必祭所自
出立一先君之廟于其邑謂之宗邑亦謂之宗廟凡一宗必
有一廟如鄭友立厲王廟季氏立桓公廟類此是必有者自
後儒昧其制反以立廟爲非禮如曰公廟之設于私家由三
桓始而于是春秋之禮意亡矣予嘗釋大小宗備考其制已
有成說而註左傳者仍不能解故復著此善學者自知之耳
大無麥禾

麥熟于夏禾成在秋書于冬者杜氏云計食不足而後書也其不言饑者正義云以下文告糴故不饑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傳云告糴禮也又魯語云魯饑臧文仲請如齊告糴或以自請爲難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遂以啓圭與玉磬往且辭命亦甚善于是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則此亦無可譏者若公穀謂一年饑不當告糴益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未有一年即告糴者其說固是然夫子書法如造物然隨時予奪恐未必全以盛王之禮繩叔世也況此書亦無貶例也臧孫辰字文仲魯大夫臧僖伯曾孫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廄公穀作廐

廄者馬舍也延廄名新則修舊之詞傳云凡馬日中出入分春出馬秋分入馬然後修廄今周正春秋有至無分改時月不改分至故至在春秋分在夏冬日中未及安所用修則不時而已按周禮校人馬四匹曰乘四乘曰阜三阜曰繫六繫曰廄六廄曰校校分左右是一校得良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而分左右則倍之又一良馬備三駑馬則又三倍之而總名之曰廄天子十二閑以六校分左右而倍之也諸侯六閑良馬三閑駑馬三閑也卿大夫四閑則良馬一閑駑馬三閑也凡此皆養之官者謂之國馬若田賦之馬則提封萬乘馬四萬匹提封千乘馬四千匹國馬

爲車路之需兼備不虞如鄭子國爲盜所殺子産以車十七
乘出討賊類此不及賦之民間者若田賦之馬則民養之而
臨期賦以爲兵事之用各不同

夏鄭人侵許

傳例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秋有蜚

蜚負螇也蝗屬卽詩所稱草蟲者通志云以其能害稼故春
秋書之是也若公羊說謂臭惡蟲南越盛暑所生則今所稱
臭蟲者然不爲災矣左氏于此傳特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據
此則益信前秋有螢爲有蜚之誤而公穀亥釋之也又蜚是
獸名見山海經與此又不同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初書歸紀繼書歸鄫此又書卒豈賢姬
哉亦曰傷紀耳蓋自叔姬卒而紀與我絕矣

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傳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言龍星角亢
晨見東方則農務畢而可戒土功此夏九月也火見而致用
水昏正而栽言大火心星次角亢見則可備材木定星營室
昏見正中則可栽板築此夏十月也日至而畢言冬日南至
則農務將興而土功可已此夏十一月也今周十二月城邑
正當夏十月則及時矣蓋城爲保障不固則敗不修則壞此
每歲當築者故無譏焉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左傳無師字

以大夫帥師而無名則但稱師與他國稱人例同是時齊師將降鄆我將救之故師次于成而止而不前穀梁所謂欲救鄆而未能是也然則魯弱可知矣

秋七月齊人降鄆

降者脅之使附也不言鄆降于齊而曰降鄆者我有以降之也此書法也然則桓惡可知矣鄆附庸國名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書葬者以我遣大夫會姬葬也其無謚者以媵故且無子也據此則前紀叔姬卒公羊說謂紀未滅時紀侯曾立叔姬爲夫人謬矣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說見前二十五年傳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山戎爲燕病齊桓謀伐之故來會魯濟者魯之濟也濟界于齊魯其在齊界者爲齊濟在魯界者爲魯濟

齊人伐山戎

山戎北狄與燕國近而阻燕職貢之入齊伐之宜也其稱人者以桓不親往遣大夫帥師所謂懸車束馬以伐之者凡書事有例胡氏既謂書人必將卑師少而此又謂貶桓既謂春

秋皆尊周攘夷而此又以攘夷爲桓罪則無所適從矣燕齊接壤而山戎界于其間不必甚遠若謂遠卽不伐則禹征三苗王季伐西落豈俱在肘腋間乎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築臺刺奢而又非其時故備書以見非義後倣此

夏四月薛伯卒

說見前

築臺于薛

此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獻捷者獻俘獲也伐不親往而親來獻捷誇我也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遣俘

秋築臺于秦

秦魯地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傳稱城小穀爲管仲也杜氏謂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其但稱小穀不稱齊者凡大都自以名通卽不繫國以其名爲世共識也如吳滅州來晉滅下陽類穀梁註魯邑謬

矣小穀齊邑即濟北穀城今東阿縣地國策稱齊王烹阿大夫可驗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據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在二十八年 請會諸侯謀報之時宋公請先見故首宋公梁丘據穀梁在曹邾之間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據傳莊公未娶哀姜時曾築臺而臨黨氏黨氏者魯大夫也見黨氏女孟任美公欲從之而閟不得從乃以夫人言許之遂割臂而與公盟生子般焉及娶哀姜無子公欲立子般而未敢定至是公病問後于公子牙即叔牙莊公之庶弟公子慶父同母弟也時牙與慶父同淫于哀姜愚垂拊孟任遂曰

慶父材言慶父可立也又問季友友者公同母弟也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向者牙曰慶父材季友乃假公命使牙待于鍼巫氏鍼巫即鐘巫使鍼鐘鍼轉音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于是立叔孫氏爲牙後則是叔牙以酖死而書曰卒者以罪不即著而既爲立後并不以誅告故也

叔牙即僖叔爲慶父同母弟左傳穀梁註皆然惟公羊謂牙與慶父皆公同母弟則季友幼弟豈得作大宗稱宗卿且得專置二兄于死地而不之顧乎于季友如陳傳已略辨之特此傳復有謂牙本母弟其不稱弟係夫子所削則范甯曾駁云傳例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蓋以禮諸侯絕朞

而臣諸父昆弟若稱弟是申其私親也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此以賢叔肸而破例稱弟反謂稱弟是常例某所未詳徐仲山日記每以季友酬叔牙爲過急而胡氏極頌之謂周厚本支而庸且仲黜蔡鮮義皆在此不無失實亓嘗謂此事賴公羊解之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其義遂定且公羊復有俄而牙弒械成語則或牙有弒之形而友始殺之左傳略之也蓋危疑之際不嫌急決友既以宗卿與聞國政而二公子之亂又事連宮闈苟非驟起制之則鮮有不蔓衍成勢者故先誅叔牙以翦其羽而後慶父繼亂可反掌定之此雖季友專決然亦見季之能善于戡亂故叔牙之酬先已誅賊則子般可不言弒閔公之慤既已討賊則慶父之縱并可不必言

卒此皆夫子書法一諱國惡而一卽爲季子諱使之無所歉于兄弟骨肉之間所謂隱而斷刻而能全以其決也然則季子此事竟以周公誅管蔡當之則未必然然春秋則未嘗不予之矣

獨子般之立尙可疑者當時既娶孟任又娶哀姜然姜自爲嫡則般係諸子非世子也且諸子有長者僖公是也又有少長者閔公是也按周制立子之法隱元年公羊註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姪文家尊尊先立姪此立法之最明確者嵗立子先後視母貴賤春秋諸侯一娶九女則一適二媵各有姪娣合之

爲九故先適後媵先媵後姪娣次第秩然今閔公者少姜之子哀姜之娣所生也僖公者成風之子先娶之媵所生也毋論僖公長而般閔少年齒不倫卽以母言之哀姜無子則孟任成風皆當是媵少姜則姪娣也立法先媵則當先僖而後般以成風先孟任也次及姪娣亦當先僖般而後閔以少姜姪娣也今以般爲世子而又使閔先于僖不無貿亂寻嘗謂桓公是嫡隱公是庶以嫡可再娶仲子者再娶之嫡也說見桓元年八年傳然而不通春秋如胡氏尙猶訾之謂仲子非嫡桓公非世子是謂三綱淪九法斁豈有哀姜嫡妃儼然未死僖當長庶不減隱公而季友奉子般殺二兄而春秋史官列國諸大夫以及夫子論定無異辭者故寻以爲桓是適般亦是適此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亦也蓋禮有始娶有再娶再娶寻前已言之矣見前十九年傳若始娶則隱元年傳杜氏云元妃始適夫人也正義曰始者長也有始而非適孟任是也有適而非始哀姜是也而寻則謂孟任亦適而非始其始而非適者成風也莊公始娶成風爲媵生僖公矣然後見孟任而悅之娶爲夫人則孟任適也非始也至二十四年因求好齊桓再娶齊女于是抑孟任而尊姜氏意當時禮法必又以氏族貴賤儀幣隆殺分正次者故哀姜無子則宗卿終以孟任夫人原有適名遂毅然正名而立子般此固春秋所行與周禮相合者是以不立僖而立般以般適而僖媵也且立般而并不立閔以孟任雖降而不失爲媵少姜雖適而止于姪娣姪娣不先媵

也若閔之先僖則齊人立閔非友之意故友挾僖以奔陳而後乃立之然卽以立法論既抑孟任爲次妃成風不與孟任齒勢必降等爲次妃姪娣而少姜適姪娣宜先于二媵姪娣此又立法之不大遠者世無周禮而諸大夫之至魯者皆曰魯秉周禮此非周禮之餘羊也乎若媵可始娶則僖公成公皆然按成公爲宣公子宣元年始娶穆姜此見于經者然而宣二年宣公之孫成公之子衡卽已爲質于楚則宣未娶時不特成公已長卽成公之子已可爲質必在成童以後明矣此則誰氏所生者然則人君有元妃次妃而皆可再娶亦皆可始娶晉平公娶少姜則再娶媵魯莊宣娶僖成之母則先娶媵有始適卽有始庶特其禮久亡不能備考耳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者太子般其名也見前傳其稱卒以未成君也不言弑者諱國惡也禮君在稱子君薨卽位稱公此稱子亦以未成君之故此與後子卒子野卒例並同釋例謂未葬稱子此係在喪所稱若踰年則雖在喪亦稱公如文公成公皆先公未葬而經皆書公卽位可驗也若公羊謂既葬亦稱子踰年稱公則又一例矣據傳莊公生子般及女公子以雩祭肆禮于梁氏而般與女弟觀焉圉人犖者自牆外以慢言戲女公子子般怒使鞭犖公曰不如殺之是人有力能投身而益于稷門之

上至是公薨般已卽位于黨氏冬十月共仲卽慶父使圉人犖
就黨氏賊卽殺之成季卽季友謚奔陳立閔公
公子慶父如齊
此共仲畏罪而出奔者時季子奔陳共仲恐季襲己而己又
無備因以姜氏故適齊求援此情事之瞭然者胡氏向于慶
父帥師伐于餘丘時發一大議謂權奸簒弒未有不掌兵柄
者至是不驗乃又謂出入自如皆由其主兵自恣之故遂曲
引康王之誥干戈虎賁扈蹕器仗認作軍伍責慶父擅兵夫
慶父未嘗以兵迎立閔也又未嘗擁兵而逃也至閔公見弒
慶父又奔莒則益窮窶之極旋且伏法而胡氏又謂慶父巨
姦以七百里侯國革車千乘兢三十年兵柄又復引漢故事
謂丞相太尉先奪兵柄慶父根深自難猝制夫春秋出兵田
賦徵而後用何曾有南北軍府兵廂兵使外戚諸王掌之而
一說不已又護一說曾不思殺叔牙使鍼季一人酖之縊慶
父祇奚斯一人促之共仲出入未嘗弄一兵季友行誅未嘗
祖一士也論事須以實季友再奔邾特以哀姜內主須少避
耳及季自邾返而姜與慶父且抱頭鼠竄矣儒者解經何可
言不以實而洵口誕謾若此
狄伐邢
狄伐邢小國名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一終

武進劉　漢軍樊　封舊校
淇番閻高學瀛新校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穀作洛

此時慶父在齊季友在陳季欲歸魯定亂而慮齊桓之以姜故助慶父也故先乞公盟齊桓而後來歸此皆成季之謀所豫定者不然是時姜在宮閔方九歲國無重臣焉能遇事果斷越國而會強大如此落姑齊地名

季子來歸

大夫公子例稱名字然亦有稱子者男子通稱其在大夫與下二年齊高子來盟例同其在公子與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例同王季子即劉康公此時並無褒例可驗也

冬齊仲孫來

此因公有落姑之盟而齊使大夫來省難者也據傳仲孫名湫此不書名字而書仲孫以史例原有書某氏子某氏孫一例仲孫齊公子仲氏之孫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並同

齊桓問仲孫曰魯可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又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然則周禮盡在魯非一人言矣

一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名杜氏云齊人逼遷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吉禘者喪畢卽吉所以致新主祧遠主合食太祖而審諦昭穆之祭也本謂之祫祭然以合食言則謂之祫而以諦親言

則謂之禘蓋天子七廟自禰祖曾高而上復有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二廟祭法稱爲二祧以昭穆之祧從此二廟始也其所祧之主則另有遷廟藏之曾子問所謂七廟無虛主別有遷廟主可備出載是也諸侯五廟亦然故先君新主將入禰廟則必祧昭于上而後可祔穆于下因之合六廟之主升食太祖以審諦所親謂之吉諦但喪畢卽吉必在二十五月之後二朞祫今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止二十一月故傳以速譏之杜氏以于莊公謂別立莊廟此襲公羊二月故傳以速譏之杜氏謂禘是禘所自出則誤以五年之禘爲喪畢之禘又謂四時之禘爲禮文錯失則又誤以祫之禘亂吉禘之禘殊不知禘名有三毋容溷也其周禮散亡三禮皆後起之書不足深據乃陋儒無學反有執三禮以纏春秋者如魯有吉禘明是周禮胡氏必強引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一語遂謂魯不宜禘又引祭統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賜魯重祭似乎魯之有禘因賜而得之則襄十六年傳晉人答穆叔有云以寡人之未禘祀謂晉悼初薨斯時尚未吉禘也是晉亦有禘孔子身作春秋未聞曰晉之吉禘非禮也何與是豈唐叔封晉亦有勳勞成王曾賜之與周末儒者竊引夫子及游夏之徒雜說成禮原有莊然不經讀春秋者胡氏既傳春秋則當通春秋全經全傳而備觀之而亦茫然不一讀何也若云禘所自出惟王者有之故又曰不王不禘則下文不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百世不遷乎

王者禘所自出而祭帝嚳宗國亦禘所自出而祭文王故公山弗狃以魯爲宗國而襄公哭吳子壽夢于出王之廟出王文王也則卽五年之禘魯所應有禮也宗法也非成王賜之而周公始受之也故禘禮有三禘所自出則惟王有之魯亦有之吉禘祫禘則不惟魯有之凡列國諸侯皆有之此核之春秋旁証之三傳及論語諸書而瞭然者詳見于論語稽求大小宗通繹三書篇故曰周禮盡在魯此周禮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據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至是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闈宮門之小者武者右也其不書弒者諱國惡也薨不以地弒也說見隱十一年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羊作邾婁

范氏云哀姜與弒閔公故出奔孫者避也此與莊元年夫人孫于齊例同

公子慶父出奔莒

武闈之弒共仲謀篡也乃以與弒之哀姜而先奔于邾圖外應也季卽奉僖公以適邾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驟扼其去路而制其所應則共仲之勢于斯盡矣蓋共仲所恃者姜姜所恃者齊也前此子般之弒慶父奔齊及季子使閔公盟齊而齊來省難則姜與慶父俱不敢復至齊國而大援遂絕此皆成季之豫爲謀者至是共仲奔莒原屬鼠竄故請歸而使之自縊傳季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共仲使公子魚請勿殺季不許公子魚哭而往共仲聞之曰奚斯之聲也

也遂縊奚則討賊之速莫此爲甚而胡氏又以緩而失賊爲斯魚字

慶父擁兵之鑒則夢囈中矣若落姑之盟諸傳皆不得領要

不知仲孫省難高子來盟誅哀姜而定魯亂皆本諸此此按之經文而自見者其不書殺慶父并慶父卒亦是文例說見前公子牙卒傳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高傒也來盟者平魯亂也其稱子是書例與前年季子來歸宣十年王季子來聘並同

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狄伐衛衛懿公惠公子宣公孫也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遂敗績狄乃從入衛

衛國不守先是宣公殺子伋而立惠公衛國不服會逐惠公而立子伋之母弟黔牟凡八年而惠公復入至是懿公死國人仍惡惠公朔之殺子伋而復立子伋母弟昭伯之子申爲戴公廬于漕邑伋與黔牟昭伯皆同母弟而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皆昭伯所生子此據史世家與傳不同故戴公渡河宋桓公逆而濟之許穆夫人賦載馳詩于是齊桓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漕且歸公乘馬祭服畜產門材歸夫人軒車重錦諸物既而戴公卒文公立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鄭棄其師

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清人鄭詩名詩序云刺文公退臣不以道爲危國亡師之本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二終

漢軍樊　封舊校
武進臧　琳
淇縣高　塏新校

學海堂
萧山毛檢討奇齡著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三

春秋毛氏傳僖公元年至十年

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也毋成風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

春王正月不書即位說見前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曹師左傳作曹伯誤

此狄又伐邢而齊統諸侯以救邢之師也師雖衆而大夫帥師君不親將故稱國焉此是書例穀梁見左傳經文有曹伯字而不知其誤遂謂曹小國不宜稱師稱師則必君在師中矣夫君在師中當稱曹伯其所以不稱伯者以春秋欲貶桓桓不侯則曹亦不伯也其所以貶桓者以其救邢而先次聶

北則緩不及事救非所救也此則拘曲採直之已甚者揆其故皆以經文有曹伯二字誤之然且不會全經不考本末此一救邢尚疑爲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之事則距此救時已三年矣公穀二傳遂奮然曰邢亡曰滅邢曰封邢曰邢復見竟忘前此伐邢已有閔元年齊人救邢之經猶犬狂吠可笑已極全不思邢未嘗滅其但書再救而不書再伐者以邢不來告再伐故也若其先次而後救者正以救之速狄尚在國雜然相持是必次師其地略覘動靜而然後邢人知所向往立散其衆而奔諸侯之師于是玉石分明師遂進力逐狄狄棄邢而逃乃得收狄所俘之器物而遷邢而還之故傳曰諸侯救邢邢人潰散也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此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有同例者胡氏吠聲又謂先次後救譏救之緩夫公羊所謂緩不及事者謂邢亡也今邢亡否也所謂不及事者謂狄去而救始至事不相及也今事不相及否也然且曲爲之例以杜人之口曰齊桓伐楚次于陘與其慎也此則譏其緩夫伐師可以緩而救師必不可以慎此何說耶聶北邢地名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羊作陳儀

此齊遷邢如邢自遷者傳曰邢遷如歸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遠宗曰穀梁以前救邢稱曹師爲貶桓此又曰美桓何也豈曹原可稱師乎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閔二年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據此則哀姜在邾齊桓以伯主行誅亂之典不諱親惡故取姜至夷而殺之夷者齊地也既殺于夷竟以尸歸齊謂義當與魯絕不當還魯僖公不忍謂子無絕母之義請尸還葬夫然後桓公許之而姜氏喪歸杜氏云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屍歸絕之于魯而僖請喪還則此書以歸者歸于齊非歸于魯也公穀不善解經謂爲歸魯而胡氏又遵之然則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豈七月已歸十二月又歸耶豈七月已歸魯十二月反至自齊耶夫傳春秋者當讀春秋亦嘗謂公穀胡氏全然不讀春秋者春秋有本經有前後經傳七月之經而不知有十二月此不讀本經者也乃經有前後可以比例如經書以歸不一皆是歸其國非歸他國者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是歸戎也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是歸晉也蔡滅沈以沈子嘉歸是歸于蔡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是歸于鄭若來歸我則必如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歸之他國則必如成八年晉侯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明明有例之書法而全不一解傳春秋謂何

楚人伐鄭

前此皆稱荆此春秋書楚之始也共伐鄭者傳曰鄭即齊故也即者就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公羊邾作邾婁檉作杼

傳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宋地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邾作邾婁偃作鰋

傳公敗邾師于偃虛邑之戍將歸者也虛邑之戍無解服虔云虛邑魯邑魯有亂邾遣兵戍虛邑魯與邾無怨因其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夫僖公與季友同奔于邾邾方爲之主則德之不暇況虛邑爲魯戍而歸而敗之則狗豕豺狼不若矣且前一月方同盟于檉而可遽爲瘈噬乎若公羊謂怨邾以夫人與齊爲母復讎則齊召姜氏邾安能禁齊殺姜氏與邾何涉公不讎齊而讎邾是惡殺而責刃也故杜氏謂邾還姜氏後因戍虛邑思以侵魯及僖以姜氏請齊齊將歸姜邾人始撤其戍去而魯乃要而敗之雖似近理然亦何據焉況偃屬邾地則與戍魯要敗情事不合凡此者概當以闕疑置之可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公作犂穀作麗

傳莒人來求賂以還慶父也季友敗諸酈酈魯地則莒師至魯矣夫賂可也求賂不可也況以師求賂乎挐莒子弟名

穀梁公子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悅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遂取而殺之稱獲者惡其紿也夫經明書敗其師獲其人而以搏殺乎考書例搏殺與戰殺稱獲不同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喪自齊來以姜氏在齊也其得來自齊以公會請之也禮喪至必告廟此以告故書則禮也而文亦寓焉喪至不再告則前以歸非歸魯

更可知矣若氏無姜字明係闕文既已諱惡則例無可貶必欲有貶則不去夫人字而單去姜字不可也況書薨書葬夫人小君稱謂歷然夫葬將祔廟小君之主將入禰室彼時尚不貶而獨于告廟時一貶之世無此理若公羊謂喪至最重則夫人之喪至自他國事當極變變禮無重輕也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也此與前城邢例同然彼言城邢此不言城衛者以邢遷夷儀而齊所城者則即其所遷之地所謂遷而後城者也其所城即邢也今衛遷于漕而齊所城者乃在別邑之楚丘則是城而後遷者也其所城時非衛也故曰遷有先後城則一焉胡氏不解遷與不遷之說妄謂邢未滅故遷衛滅故不遷未滅可封滅即不可封未滅諸侯可相恤滅則須天王封之因以此定封邢封衛之褒貶則又大夢矣邢與衛同被狄伐同一徙都又同一封國而城邢則美救患城楚丘則刺擅權亦思其一滅一不滅何所分別何所徵驗胡所信從者惟此公穀前師次聶北時公穀謂邢滅因救緩而胡亦遂以次師爲緩救罪今又未滅即然則何以定辭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公穀作夏

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懦而不能强諫雖諫將不聽乃

使荀息假道于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名先書虞賄故也時虞請先導故先虞然傳以文例言

按此晉師爲晉獻公公不親將故稱師虞公者太王次子仲雍之後武王克商封于虞史記名周北虞公是也虢公王季子虢仲之後名虢公醜國語虢公夢神執鉞傳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不戒至是晉果至後六年虢亡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明于貫公羊作貫澤宋地

江黃楚與國來盟則楚黨離矣人者其大夫也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杜氏云一時不雨必書首月故此連上冬十月春正月夏四月而統記之至下六月然後雨則已二百四十日不雨矣第傳謂不曰旱不爲災也史之書此但以記異而穀梁謂君有志于民則書之夫史記災祥豈以君意爲詳略乎

徐人取舒徐舒小國名徐在下邳僮縣舒在廬江舒縣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

傳謀伐楚也公羊桓公曰無障谷郎孟子無曲防無儲粟郎無遏糴無易

樹子無以妾爲妻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子友穀作公季友涖公穀作莅

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故季友如齊涖盟公羊曰來盟來盟乎我也涖盟往盟乎彼也

楚人伐鄭

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乃止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先是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而蔡人嫁之

至是以蔡與楚近先侵蔡而後伐楚遂者繼事之詞也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尚書包匭菁茅爲祭時濾酒之用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楚于僖立三年三書伐鄭齊桓會檉盟貫俱未有以救之則此時進兵當直責其伐鄭之罪而乃扳援往事與丁零盜藉武牛羊併案何異此理絀語遁詞令之最不善者然而無譏者伐楚故也若胡氏謂當請天討不宜專伐則欲以惠王之庸弱而使之行令勢必不能且討罪救患諸侯本事誰謂齊

桓不當救鄭患討楚罪者春秋無義戰彼善有之此彼善者也

夏許男新臣卒

此隨齊伐楚而死于師者男其爵新臣其名也說見前若其但書卒而不書卒于師者史文有詳略無義例也胡氏襲劉敞之說謂必歸許而死于其國故不書卒師則名陵之盟尚在卒後此時諸侯未散也故後屈完盟諸侯有云師次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觀之然後完與諸侯盟而謂許男先歸乎且胡氏不讀莖許穆公傳乎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來盟者楚使之來也其可不言使者書例如此

此與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二十三年祭叔來聘閔元年齊仲孫來二年齊高子來盟並同諸說謂尊完又謂尊桓又謂完有權皆不讀春秋者矣特傳稱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屈完乃及諸侯盟則祇此一盟而經稱盟師又稱盟召陵則似實有兩盟者傳文或略之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穀作袁）

轅濤塗陳大夫據傳轅濤塗恐師還經陳鄭間必費供應紿齊桓觀兵東夷由郯莒徐夏而循海以歸申侯告不便齊遂執濤塗命我公會江黃伐之傳謂之討不忠是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及者公及也伐陳說見前

八月公至自伐楚

此告至于廟故書但公伐楚後又伐陳此祇告伐楚者以公出時祇以伐楚告故也其例與後六年公伐鄭又救許祇書公至自伐鄭正同公羊疑伐陳後楚叛盟而公再伐故書伐楚此屬夢夢而穀梁又妄自立例謂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若後事小則以先事致此不致伐陳而致伐楚者大伐楚也此皆由不識公至告廟之禮以致有此然且六年伐鄭穀梁胡氏皆與救許較大小夫救許不小于伐楚矣說見桓三年公至自唐傳

楚許穆公穆公羊作繆

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　死王事加一等於是有以哀歛公服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公羊作慈

傳叔孫戴伯茲謚戴伯字子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以陳服罪而歸之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初晉獻公娶于齊曰齊姜生太子申生及秦穆夫人而死傳稱姜于齊姜生太子申生及秦穆夫人而死傳稱史世家謂娶齊桓之女則桓方興伯安能不一顧所出如此又娶戎二女大戎生重耳小戎生夷吾及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則嬖之甚姬欲立其子乃賂外嬖梁五與

東闕讌五（讌在外名梁五在東闕名東闕五晉人稱二五耦）謂曲沃宗邑先君廟所在蒲邊秦屈邊翟當令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以鎮之而奚齊卓子遂得擅有君國焉既而獻公作二軍自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伐魏伐耿皆滅之遂爲太子城曲沃而賜趙夙耿韓萬魏以爲之大夫乃復使太子伐東山勝之還自稷桑姬乃謂公曰太子勢成欲圖君矣復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祭歸肉于公姬竊毒而獻之覆酒于地地墳與犬斃與小臣亦斃乃泣曰太子忍哉君老旦暮耳曾不能待而欲弒之公殺太子傳杜原款太子奔新城自經死姬曰二公子皆知之重耳逃翟夷吾逃梁此因晉以殺太子事告故書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杜云伯姬來寧寧成風也夫僖公爲成風子其年最長尚有伯姬者以莊廿五年歸杞至是約一十四年則姬年當在三十以往益信成風始娶在孟任先矣禮諸侯世子有相朝之義此以子尚幼故母帥而行之謂之朝其子正義曰杞伯姬來絕句來者來歸寧也朝其子猶言其子朝也

夏公孫茲如牟（茲公羊作慈）

傳曰公孫茲如牟娶焉則因聘在牟而假聘以行娶者牟國名桓十五年有牟人來聘公孫茲見前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止穀俱作戴後同）

王世子者惠王之太子鄭卽襄王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首止衛地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前會王世子以定其位會之而已不敢盟也何也卑不與尊盟也至是則諸侯自爲盟焉此皆書其事而美自見者其後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公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書例正同或又引昭十三年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無諸侯字遂謂復舉諸侯卽是尊世子而不敢與盟之義則同一王臣尊宰孔而不尊劉子不可解矣春秋書法貴實劉子與諸侯同盟則同盟耳王世子與宰周公俱不與諸侯同盟則諸侯盟耳穀梁云復舉諸侯公羊曰一事再見胡氏曰書之重詞之複皆不通之論也左傳于首止之盟曰諸侯盟則世子不盟也于葵丘之會曰宰孔先歸則諸侯自盟也

鄭伯逃歸不盟

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言主楚而助以晉可拒齊也蓋欲廢太子而不欲定其位也鄭伯遂逃歸不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近楚小國傳曰楚使鬬穀於菟滅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不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八月甲戌晉圍上陽十二月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晉師還館于虞遂襲虞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修其職貢于王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此伐其遂盟也新城鄭邑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此楚以救鄭圍許而諸侯即救許而釋鄭遂者繼事之詞亦速詞

冬公至自伐鄭

此告至也公伐鄭後又救許而祇告伐鄭者以告出在伐鄭故也此與前四年公至自伐楚例同

七年

春齊人伐鄫

前以諸侯之師伐鄭鄭未服而釋以救許故此復伐之

夏小邾子來朝

卽鄫黎來也初得王命而別封于邾故稱小邾此是小國新立君而相朝之禮

鄭殺其大夫申侯

初轅濤塗之誤軍歸也鄭大夫申侯實沮之故齊桓執轅濤塗而賜申侯以虎牢其後濤塗勸申侯城虎牢而譖于鄭伯已有間矣今齊屢伐鄭鄭思殺申侯以悅于齊以爲申侯者本申國之甥而爲楚文王所寵文王將死予之璧而使之他國曰子專利而不厭恐不免也至是城虎牢專地利而又故爲楚所嬖殺楚嬖則齊憾可釋矣此則專殺大夫之至無理者申侯申氏侯名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穀梁作甯母

傳曰謀鄭也時鄭太子請齊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以悅齊管仲以其奸父命不許于是太子華得罪于鄭伯乃使人請盟于齊

曹伯班卒班公羊作般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陳世子款下公有鄭世子華誤文公羊

按上年閏月惠王已崩襄王亡慮大叔帶襄王弟惠后欲廢王立之難惠后子

帶故前有首止之會畏不立故不發喪而告難于齊齊因爲此盟使襄王定位而後發喪例王人內臣之微者然亦王國通稱二十九年翟泉之會以王子虎爲王人是也王人亦皆可與盟文

十年及蕝子盟于女栗襄三年公會單子諸侯盟于鷄澤是也惟王世子不與耳（見前盟首止傳）乞盟請服也乞盟在盟後則洮盟不入矣或別作他盟未可定耳

夏狄伐晉

晉伐狄敗于采桑故狄報伐之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此禘所自出之禘非吉禘也禮緯稱五年一禘而杜云三年大祭之名皆無定據若此夫人則傳曰秋禘而致哀姜焉以哀姜既蕝則窴廟祔姑禮所當有而至是始致主者以未行吉禘之禮故遂巡焉但傳又以爲非禮則以哀姜見殺禮有不葬于寢則不致之例姜在所不致者故非禮也公羊謂致非致主此當是朝廟之禮以夫人初至而舍薦于廟者僖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乃齊先致女而脇僖公以朝廟是以妾爲妻故謂非禮此不知何據云然然朝廟謁至當另有期安得藉大禘之時雜行其禮此爲不合若穀梁謂以妾爲妻是僖公之母成風致主宗廟則不會全經不記文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蕝小君成風之文謂夫人之卒蕝之已是大謬而胡氏又從穀梁註劉向范甯之說以爲成風未死僖公于祭廟之時立爲夫人夫子無立母之義僖既爲君則母以子貴在成風自爲夫人何必再立況世無先君死後立夫人者又況立后自有典禮升食非策立之地出王非錫命之主宗祝祼獻不能可翟徐鏊盥拜賜登降之用而欲使秉圭之

子無端立母則直是獨大狂吠而以說春秋欲春秋不亡得乎

魯宜用禘于前已歷言之胡氏必引孔子郊禘非禮一嘆以爲僭越夫僭越謂羣公用之耳非周公亦僭越也且禮記所引語俱未實也雜記謂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自獻子爲之則此所書禘正是七月斯時獻子未生也周之七月爲夏之五月故曰日至是以明堂位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然則大禘與時禘原是夏月禮記之不足憑如此

冬十有二月天王崩

惠王實以前年閏月崩至是來告說見前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正月公穀作三月御穀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此定王位也宰周公太宰而食采于周者天子之三公也傳稱宰孔孔其名也宋公稱子者是時宋桓公卒襄公立而以桓未葬故襄公稱子亦禮例也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禮二王之後歸膰此以尊齊故賜之曰天子有事于文武周七廟外別有文武廟專祭故專稱文武若七廟則焉得稱文武乎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以王命止之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下拜登受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不稱國以未嫁也稱字許嫁故得書卒也惟許嫁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傳宰孔先歸故諸侯自爲盟盟曰凡我同盟之後言歸于好

甲子晉侯佹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弒

傳里克殺奚齊于喪次奚齊晉驪姬子姬譖殺太子申生事見前里克晉大夫見十年傳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獻公未葬故稱子是時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以告不及魯故不書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子即蕞子司寇蕞公之後也以國于溫故又稱溫子溫子叛王而居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羊作卓子

里克殺奚齊見前荀息復立卓子驪姬娣所生者克又殺卓子于朝荀息死之其稱君稱弒者以先君既葬也獻公已葬例未葬稱子既葬稱君此是書法而胡氏謂里克殺其君之子以國人不子之也夫猶是弒君猶是殺國君之也里克殺其君以里克君之子而一則不子責受殺者一則君之責殺者里克已矣二子被殺有何賢否而一受責一不受責乎

及其大夫荀息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莊十二年及其大夫仇牧書例並同

按晉語晉將廢太子而立奚齊大夫里克荀息相見里克曰若何荀息曰吾聞事君不違命君立臣從言君立奚齊則從之何貳之有荀鄭曰不然從其義不阿其惑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傳稱中立乃別則是太子之殺荀息成之向使三子者皆從義而不阿惑獻雖有言誰敢承命乃曰臣從是從之者也是卽孟子之所謂容悅君逢君者也卽荀鄭之所謂阿惑也然且里克發難復告荀息息曰吾與先君言之矣則是太子之殺息與先君共謀者乃猶曰不食言夫尾生何嘗食言乎然而痴難矣痴又何譏故先仲氏曰及其大夫及者比也連累也雖不美然無刺焉若里克者則在太子伐東山時極力諫公曰冢子奉冢祀君行則守有守

則從今君居太子行非古制也且夫專行謀誓軍旅非太子事也公不聽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矣克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當時史臣亟稱之謂善處父子之間而惜其中立之見膠葛于中遂以觀望始以僨敗終然且太子臨廢時姬曰吾難里克假使如克者衆則新城之變未必卽成故春秋于晉殺里克有恕詞焉然而荀息痴難里克死辜迥乎不同嗟乎死生之際可不愼與若公穀謂里克爲太子之傅荀息爲奚卓之傅則全然無據而胡氏又遵之夫太子將殺時先殺其傅一如漢代殺諸王之傅而其時所殺者壯原欤也太子傅已殺今公然以克當之不亦異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既殺卓子乃與丕鄭召重耳于翟舅犯使重耳辭之呂甥郤稱者夷吾之徒也令夷吾賂秦以求入夷吾乃遣人告賂于秦秦使公子繫弔二公子覘其賢召重耳受弔曰亡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而因以爲利拜而哭退而不私夷吾受弔則重許賂焉穆公乃欲納重耳公子繫不可謂當置不仁以亂其國因宦與齊隰朋帥師納晉惠公惠公慮克鄭之屬重耳也乃召古臣曰微子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克曰欲加之罪其無詞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明年殺丕鄭及

晉殺其大夫與前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後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書例並同春秋討賊則有衛人殺州吁齊人殺大夫丕鄭父丕鄭不與里克同無知一例與此全異且後年晉殺其君而與之同詞則例可見耳

秋七月

冬大雨雪雪公羊作雹

此夏之秋也大雨雪乎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三終

武進劉　　漢軍焚　封舊校
洪洞馬　　吉學瀛　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四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僖公十一年至廿年

蕭山毛檢討　奇齡　著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夷吾殺里克時會平鄭使秦乞緩秦賂鄭乃告秦伯謂賂之不入由呂甥郤稱輩苟實主之君以重幣召三子臣出晉君若納重耳蔑不濟矣及還聞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謂不及克黨也平鄭入遂殺鄭及七輿大夫共華賈華等（皆克黨）平豹奔秦（豹鄭之子）

是年襄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受王命圭也）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

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此僖公夫人也娶不見經其在齊桓弟與女俱不可考杜云婦人見兄弟不踰閾汎言禮文耳齊僖之死在桓十四年距僖立時已三十八年齊桓尚安有女弟乎

秋八月大雩

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周八月夏六月也此旱雩也杜氏云過時非是說見前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杜云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

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楚伐黃滅之嗟乎伯主安在哉故前年書伐此年書滅總見諸國之不能救焉若穀梁胡氏謂貫之盟管仲慮江黃近楚而遠齊儻伐不能救則此盟反爲厲也桓不聽管仲死楚伐江黃桓果不能救君子於是乎閔之則考齊世家管仲之死在齊桓四十一年爲僖十五年此時仲未死也且是年襄王以前年之冬王子帶召戎伐周因討子帶而子帶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辭不受乃受下卿禮而還此明見是年秋七月及冬十二月傳而鹵莽如是可乎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林卒

十有三年

春秋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傳云會鹹以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者送戍卒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也杞爲淮夷所病將遷于是邑而齊合諸侯以城之其不言城杞者以杞是時未遷也其不序諸國者以史于諸國人氏偶未詳也故傳云不書其人有闕謂是闕文卽釋例所云春秋以文史官多闕者而杜氏以有闕爲工築未畢誤矣若齊桓救患恤災遷城封國義在所褒而胡氏謂城邢是褒城楚丘城緣陵是貶則事同義異在夫子無是委曲且胡氏義例謂書城邢而不書城夷儀邢未滅也書城楚邱而不書城衛衛已滅也今淮夷病杞杞亟未滅也乃書城緣陵而不書城杞於例謂何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公穀作繒後俱倣此

據傳鄫季姬來寧公以鄫子之不朝也怒而止姬將以絕鄫

婚而季姬不忍乃特爲防邑之遇防魯邑而使之來朝然後公許姬還鄫故此書季姬截去鄫字如未嫁者以明與鄫絕也後年書季姬歸鄫如始嫁者以明重合鄫也此傳與註俱明了者即穀梁謂遇者同謀也公羊謂使來朝者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亦但言夫婦謀合私請歸已之意並未言魯女滛佚通乎鄫子如宋儒所言滛奔者自何休邪陋誤作墨守輒謂魯女要遮鄫子滛佚使來聘已夫鳥獸之行莫過文姜然亦情理有之其將會齊襄時必先使桓公與襄先會于濼而後以寧母之說從桓歸齊豈有未嫁之女獨身適防他國人君無事來魯可以通情愫講姻合者故范甯註穀梁亦云休言誣妄事所不然而胡氏復謂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夫衛宣晉獻已踰嫪毐然亦必不使子女獻身隣于娼戶魯僖頗自好何至如此況春秋譏嚴夫子于書法最爲不苟二百四十年祇書七遇而季姬已處其一所謂遇者盟會之別名也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故古有遇禮器幣帛接殺于盟而親于會其來有時其見有地其行事有相非如田豕草蠅可猝媾也且事在顯著未必非僖公陰主之故夫子特鄭重其禮名之曰遇此其例與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同何劭公名教罪人甘心倚門胡君何人亦喜道滛佚如此

據胡氏云春秋內女適人則係諸國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則祇書字子叔姬是也今季姬書字而不係諸國明是未

嫁則又杜撰立例矣春秋文二年子叔姬卒是既嫁而出歸
于魯者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則
齊昭公夫人齊君舍之母不惟既嫁且國母也徒以商人弒
君舍無禮于姬史官遂截去齊字祇稱叔姬又宣五年齊高
國及子叔姬來則并與其夫同歸寧者是春秋三子叔姬皆
屬已嫁皆與此季姬去國稱字同是一例乃謂子叔姬未嫁
可怪已極且禮云女子許嫁笄而稱字前九年書伯姬卒是
也今胡氏謂季姬擇配是未許嫁矣未許嫁則并季姬之字
亦無有而尙曰書字不書字非夢寐乎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地名崩者陷也

狄伐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徐卽徐戎在淮泗之間與齊魯近雅詩所稱徐方者楚得越
國而伐之其無東方諸侯甚矣故齊魯必救之下皆記齊魯
救徐之事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
于匡左傳穀梁皆以遂
次于匡別作一節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會牡邱爲救徐也公孫敖帥師會莒人救徐
夫不列國名者承牡丘會也次丘者以君不親將故次丘以待之無貶例丘衞地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也以救徐故伐之
八月螽公羊作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以中絕故特書歸鄫如始嫁文說見前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每月盡日之名杜氏以長厤推之己卯晦是九月三十日公穀以書冥爲晦非也震者勞歷也夷伯據傳作展氏之祖夷謚而伯字者古謚連字稱如共仲成季之類魯有展氏卽公子展之後隱八年傳無駭賜族展氏又柳下惠名展禽皆是弟不知夷伯是何名何公之大夫耳若展氏有廟則係宗子之廟大宗繼所出則其所立廟卽先君也惟小宗繼禰則諸族各立支廟爲小宗繼禰之廟此卽展氏小宗廟也昭十二年傳有游氏之廟註謂是鄭大夫子太叔祖廟正與此同穀梁胡氏皆以夷伯有廟爲過制何疎陋耶

冬宋人伐曹左傳連下作一節
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徐地穀梁云夷狄相敗以徐亦戎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惠公之入也許賂秦重地而皆不與前十三年晉饑秦輸之粟及十四年秦饑而晉侯閉糴故秦伯謀伐晉卜之吉時晉將禦之先卜車右得慶鄭以鄭言不孫不從且欲乘鄭國所獻馬駟名小而慶鄭沮之又不聽及戰韓原晉侯馬旋陷淖中呼鄭來救時梁由靡韓簡虢射輩已逆秦伯車將止伯慶鄭不自來救反呼梁由靡救公遂羣舍秦伯而救晉侯兩俱不及秦遂獲晉侯以歸晉大夫皆被髮壞形毀服從之秦穆姬者申生姊也率太子嬰公子弘左傳作太子嬰弘劉向列以文十年秦伯女傳作公子弘今從向者嬰幸單名嬰也與女簡璧登臺履薪而誥罪且使以哀絰迎

秦伯示已必死伯乃還晉侯而質其太子圉于秦晉人作爰田爰易也易公田之粟以賞賜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爲州周制鄉大夫歲時登夫家之衆寡以料兵今使州長治之以人少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復饑秦復饋之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是役秦爲政而晉及者以晉侯不德自有以召之也此文例也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公羊作霣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連下文作一節

隕石星隕爲石也其不言星者以所見祇隕後之石不見所隕時也五者石數也鷁水鳥名即鷁也凡鳥無倒飛者退飛

倒飛也倒飛過宋都則亦遠矣六者鷁數也是月者此月以不詳何日故云公穀前誤以巳卯晦爲晝冥遂曲護已說謂是月必是晦日春秋書朔不書晦則巳卯晦非書晦耶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卒有氏不氏並無義例說見隱八年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大夫書卒不書葬魯女則有葬有不葬皆以大夫會葬爲文皆無義例此與文十二年子叔姬卒成八年杞叔姬卒皆不書葬並同

秋七月甲午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

淮

傳曰會淮者謀鄫鄫爲淮夷所病且東略也時諸侯城鄫以役病不果而還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與國也齊人爲徐伐英氏報婁林之役也

夏滅項

傳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遂止公益項本小國近淮公襲滅之故齊執公焉凡列國取滅皆書國于上其不書者卽是本國此與成六年取鄟昭四年取鄫例同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傳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請歸公也姜不知何公女前十一年公與夫人會齊侯此復爲公故請會魯地則姜必桓女矣說見前會齊侯傳卞魯地

九月公至自會

此告至也公滅項見執猶有他事而仍書至會者以告出在會淮也春秋文例有專見者有連事以見者此合上滅項會卞皆連事見意故三事三書各無義例必合觀而意始見焉所謂文也蓋滅項不書國公執不見經告至書自會皆諱國惡而簡策既分則策書所載簡並無有簡者經也策即傳也向使無會卞一事則經意盡晦矣故經書滅項知是魯事何也以不書國滅也乃無故而夫人忽會卞則于是較策而知執公焉但夫人會卞安知非文姜會襄自爲出入且其書法又與文姜會襄無異安知爲公請而爲公急難乃接書曰公至自會則于是又較策而知爲公請焉蓋公爲會淮而出與桓共事未有公未歸而桓可赴公夫人之請至魯地者且夫人會卞與公無與亦未有夫人不請公而公得旋踵歸魯若冥名者此皆夫子書法一本造化單事連事但直書而義無不見並非月日名氏一字增損便可妄稱文例也若經文是簡傳文是策各有名義詳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傳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據傳齊桓以十月乙亥卒此書十二月者以內亂故越六十

日始得來赴告魯也史記六十七日始棺斂尸蟲出于戶傳作辛巳殯正六十七日初桓娶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如夫人六長衛姬生武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卽易牙有寵于衛共姬卽長衛姬因寺人貂卽豎貂以薦羞于公易牙善調羞食乞立武孟公許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然未定也及桓卒易牙與寺人貂殺羣吏立公子無虧

卽武孟　孝公奔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邾公羊作邾婁

宋襄以齊桓在時曾與管仲屬孝公定爲太子至是宋襄假信合諸侯以納孝公宜也五公子長幼傳無明文胡氏謂桓公君臣以私愛定長幼無據

夏師救齊單言師者魯師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初宋與諸侯納孝公齊人卽已殺無虧應之此時諸師皆散魯亦罷去宋反獨與齊戰必得取勝是明借此墮桓業與伯功也後孝公伐宋實本諸此

狄救齊

魯之救齊以昭公夫人本魯女也狄何屬乎此必四公子之徒有名狄援者如周宜臼召犬戎類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與衛皆受狄伐者今邢反合狄伐衛則必邢與狄平而衛不與平故見伐然邢則甚矣毋怪乎邢之後爲衛所滅也若狄之伐衛其來已久向徒以齊桓救恤故衛稍安枕今桓死而伐又至矣穀梁不度時不識事務謂狄之伐衛所以救齊夫狄何愛于齊而救之且何所不得于救而復伐衛以救之然且謂狄不稱人其稱人者所以進狄善其伐衛以救齊也夫狄亦有長狄稱狄者狄君也其稱人即狄衆也中國夷狄雖殊而書例則一胡氏宗穀梁必謂其稱人者以進狄故其進狄者以善伐衛故其善伐衛者以善其救齊故夫果善救齊則當五月救齊時正當善之時也正進人以善之之本事也乃經曰狄救齊未嘗人也救齊未嘗人而謂伐衛之稱人以救齊故通乎不通乎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此宋襄事也滕子者滕君嬰齊其名也宋襄不知何事而執滕子滕子亦不知在何所爲宋所執此皆無傳可考者但宋公稱人滕子稱名似乎有例而實無例者謂去爵稱人貶在宋襄則春秋書執其稱人者二十有五稱侯者祇兩晉侯執曹伯耳一曹伯負芻弒君自立其執而稱侯宜也曹宣公無罪晉文以權譎執之而晉復稱侯何與且襄甘六年晉人執甯喜喜亦弒君賊而執之者又稱人何也若左氏謂歸罪于

民故稱人則未有宋民而可以執他國之君者齊人執轅濤塗齊桓在楚不得推諉國人也至謂見執稱名必是深貶則負芻弒君且猶不名嬰齊何貶乎大抵執人一事君臣共之可稱君亦可稱臣與晉侯殺申生專殺在君衛人殺州吁公殺在民分例不同故邾人執鄫子係宋襄使邾人執之而亦稱邾人則邾君且無與何況邾民此尤稱爵稱民之必無義者況名與不名全非書例若胡氏謂稱人是滕子罪稱名亦是滕子罪則不惟宋稱滕稱兩稱俱亂吾不知滕子何人其所犯何事乃罪不勝誅如此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邾公羊作邾婁後同

齊桓在時宋公曹伯並隨桓盟伐未有聞也前十五年宋不知何故忽然伐曹及桓卒而宋納孝公曹仍其事雖曹爲桓故而在宋則滋有負焉故宋爲此盟親赴曹國　曹南者范氏是也思藉此飾惡而曹伯芥帶不親來赴使大夫涖盟則宋襄此會爲無色矣此圍曹之役所由來也第宋襄不德遠遜齊桓曹南之會諸侯罕至乃東西遷怒至用鄫子司馬子魚　宋襄庶兄目夷所謂已德有闕而思以責人禍豈遠乎

鄫子會盟于邾

乙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公會曹時諸侯不至乃以鄫近召鄫子而鄫又不即至及至而宋公行矣乃追之至邾雖不盟然因盟而來一若已盟于邾者然故既書盟又書會且不書同會一人則人必推求

而自得之以爲鄫本爲會來又爲盟來並無罪也宋公乃訾睢暴橫使邾人執之已爲無禮況用之乎宋襄自此不永終矣用之有二義公穀謂叩其鼻以血社謂取鼻血釁祭禮器以畜禮辱之若左氏載司馬子魚之言謂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如祭馬祖不用馬類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用人誰能饗之則直謂殺其人以當犧牲無道至此但經書邾人不書宋公者非諱宋惡以前後一事經文連書則上承下接書例如此此如齊桓既救邢則下文遷邢更不書齊侯例同齊桓既伐鄭則下文救許更不書齊侯例同

秋宋人圍曹左傳合下作一節

以曹南之會君不親至故也

衛人伐邢

傳曰報莒圍之役也前年邢伐衛圍衛菟圍故云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會上有公字

此謀宋也宋公曹南一會諸國罕至然且東執西討大肆不道以重失諸侯之心故諸國盟齊專爲謀宋其及楚人者亦正爲後年楚子執宋公張本此合証之經而皦然者若左氏謂陳穆公修齊桓之好故盟齊則會無齊人祇列國大夫一盟其地何足修好左氏能傳經不能解經此又一証也若序國先後並非書例說已見前

梁亡

據傳梁伯好役民以築城邑城衆民寡名曰新里前一年秦

遽取新里遷民實之至是國相驚恐陰墜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是梁之亡民實亡之與秦何與故經書梁亡以垂戒焉此與莊十四年書郭亡例同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南門魯城南門也南門本故有而今復修之則曰新所修有舊制而今又稍變之則曰作但城郭橋道有關啟閉不時可作而傳曰書不時者以修飾美大不關緩急則必待土功之月然後可作今經書春則已在冬十月後且不書正月則并在春十一月後非土功時矣桂氏云南門本名稷門後以增大之故改名高門

夏鄫子來朝鄫姬姓國名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曰魯子曰有西宮知諸侯有三宮也何氏註禮諸侯娶三國女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此不知所據然說較近理若穀梁謂西宮是禰宮即閔公之廟則正義謂左祖右社廟不在西即或五廟分列禰即西廟則曾禰皆西列何得獨以一禰當之若謂西新轉音西可通新則前文新作南門可云西作南門乎

鄭人入滑滑人叛鄭而服于衛故鄭伐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此狄謀爲邢伐衛而齊參盟以助之以前年狄救齊抗納爲

齊孝所畏故也然衛之爲邢病則甚矣

冬楚人伐隨隨與國皆楚故伐之

漢軍生員樊封校

春秋毛氏傳僖公廿一年至廿七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前諸國盟齊特要楚人所以謀宋故宋盟鹿上專求解于齊楚兩大使宋得仍主盟會傳曰宋人爲鹿上之盟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不虞楚之僞許之也此盟鹿上與後會在孟俱是宋地孟會諸侯全恃鹿上乃盟甫踰時而楚反假孟之會直執宋公以伐宋要盟夷狄其足信乎

夏大旱

學海堂

周之夏夏之二三四月也於時方下種雖不雨不傷禾稼然三月無雨則亦愆陽矣故書之但是年不饑則終是春旱於禾稼無與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孟公作霍穀作雩或作宇左公穀皆以執宋公下別作一節

諸侯會宋地孟宋地宋襄主盟乃無故而楚子執襄以伐宋此必諸侯惡襄不道執殺國君因以此報之雖假手楚子實則諸侯共爲政故鹿上要盟不足解釋以盟齊之役先有以結之故也胡氏不量世事尙謂五國之君不能相救夫五國之君並主之而又救之乎陳蔡楚鄭皆盟齊之國唯許曹新會而曹又屢被宋伐必不肯救宋者第楚會中國始于盟齊劫盟竊伐實始此會此則諸侯之罪書其事而義自見耳執宋公不言楚子非分惡諸侯亦非不予夷狄承上連文書例如此此與前十九年邾執鄫子不書宋公正同詳見前傳

冬公伐邾公羊作邾婁

邾爲宋用鄫子鄫子魯壻也故公特伐之雖是時邾滅須句傳謂爲須句伐邾則伐邾取須句在三十二年此非其事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魯與盟齊而不與鹿上與孟之盟不直宋也然楚以盟齊之故使來獻捷其不言獻宋捷者秋伐宋冬獻捷事不異年則承上連文亦書例也說見前執宋公傳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杜氏云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爲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其稱公會者書例然也（見前）諸侯卽上會孟之諸侯也然執不言釋此獨言釋者亦以公與會得載其事故書之並無義例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邾公羊作邾婁已後並同）

據傳須句顓臾風姓也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臣又與僖母成風同姓成風爲言因伐邾取須句而返其君取者取之邾也返其君則取之而歸其君也猶言取而還之也但經言取不言返者春秋經也經有因傳以見者如此但書取不書返其知返者以傳見也然亦有因經以見者如此書伐邾取須句文七年又書伐邾取須句向使須句爲魯有則此已取之何必再取觀後之取則知此之返此則因經以見之者也若取之爲義則推于我曰予得之彼曰取並無書例而胡氏又以書取爲擅夫取而有之尚不擅而擅夫還之者乎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襄乃伐鄭以報孟之役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僖公兩伐邾并取須句故邾乘不備而來報之時臧文仲力諫當設禦不聽因敗績邾人獲公胄懸于邾城之魚門其無禮如此升陘魯地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待于泓當楚人未濟泓時宋師已成列司馬子魚請擊之不聽及濟泓楚師未成列司馬又請擊不聽且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遂大敗此與師自楚而書宋及者楚雖爲救鄭而來而宋襄以盂盟見執本思雪耻故知其將來而先興兵以俟之大司馬諫襄曰天棄商久矣君將興兵不可是也是宋實興兵先阻先列宋爲主而楚就之經書宋及本實事非義例也若宋稱公楚稱人者楚子雖在軍而帥師有人君不親將則不書說見隱元年傳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緡穀梁作閔後同

齊孝公爲宋襄所納而曹南之盟齊亟不與反與諸國謀宋盟于齊地今又專行討伐且親將之實怨乎鼂之敗齊志在爭伯非爲納君也春秋假借仁信終必敗露況襄又行詐之尤者乃蹶不旋踵彼車我徒皆轢躪及之欺世之事可爲乎所謂徂書事而義自見者春秋有焉不通者于書伐書圍妄指義例春秋書伐二百餘書圍四十四而欲于此二字決是否安能辨之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作慈

秋楚人伐陳

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卒不書名史闕之也與隱七年滕侯卒八年宿男卒同若杞
本公爵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今又稱子范氏云爲
時王所黜理或有之說見桓二年滕子來朝傳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滑本姬姓小國而附于鄭者前二十年以滑貳于衞鄭伐之
滑已聽命矣及鄭師還而又卽于衞故鄭再討之周襄王不
知何故使伯服游孫伯爲衞請滑鄭伯不從則亦已矣乃又
執王之二臣則跋扈已甚王怒而伐之宜也乃使頹叔桃子
出狄兵以伐鄭取櫟則用夷制夏借戎寇以亂天討無道至
矣宜其不踰時而召戎禍也此不及王討一字一若狄之自
來伐者雖爲王諱然亦曰此非王所爲狄爲之也文也亦義
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初襄王爲世子時母后早死其後母曰惠后惠王生叔帶而
欲立之未及而卒後母及襄王之后襄王卽位叔帶乃通狄謀伐襄王
襄王欲誅帶帶已奔齊前二十二年用富辰之言而召歸之
以親親故也至是王出狄師以伐鄭取櫟遂德狄人取狄女隗氏
爲后而叔帶與隗氏通因廢后頹叔桃子乃奉大叔以狄師
攻王殺譚伯獲周公原伯毛伯富辰富辰之王出奔鄭居

干汜是名寇殺人而適以自殺誘夷用讎姦宮禍國百不一當此固直書之而義自見者但史記曰王出奔鄭與厲王出奔彘書法並同此但書居而不書奔者以諸侯去國則書奔去國則書居而不書奔者以諸侯去國則書奔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是也天子去國則書居昭二十二年王猛居于皇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是也若傳曰天子無出謂天子不宜出出則書之非謂天子不書出出即貶之也公羊與曲禮不解春秋謂天子不言出增一言字便與夫子書法有未通矣書金縢王出郊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未嘗不言出故同命曰出入起居冏有不欽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出與入同入之有出猶出之有入也春秋于襄王之奔但書出而入自見曰天王出居于鄭于王猛敬王之奔則但書入而出亦自見曰王猛入于王城曰天王入于成周此眞夫子之春秋也胡氏解春秋但知有公穀而全不知有夫子如此經曰貶而書出夫襄固有罪當貶書出王猛與敬王何罪而乃貶而書入乎

晉侯夷吾卒

此晉惠公也據傳惠公之死在二十三年越二年而始見于此以赴之晚也是時公子圉立是爲懷公懷公乃名晉大夫之從重耳者以狐偃不至殺其父狐突先是重耳出亡過狄狄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而以叔隗妻趙衰生盾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妻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

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饗之至是及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乃納公子于晉懷公奔高梁殺之以不告故不書是時襄王亦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錫晉文命註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邢衛皆姬姓國皆爲狄所滅而邢遷夷儀衛遷楚丘齊桓公皆城之則邢衛二國本宜協力距狄互相拯援而前十八年邢反挾狄以伐衛圍衛菟圃及狄退而邢獨留師不去則邢惡過矣越明年衛乃伐邢報菟圃之役並未嘗得志于邢又明年齊孝因邢欲報衛盟狄于邢以謀衛則邢實爲主而狄反爲客然且前年之秋甫盟狄而去年之春狄即侵衛則鋒起肘腋狡獪莫測于是衛文用間使大夫禮至昆弟先陰仕于邢以爲內應而後一舉而滅之是雖滅同姓然敵國偪處勢不俱立非得已也但春秋滅國三十無書名者此獨書衛侯燬傳遂有滅同姓故名一語而曲禮遂引之曰失地名滅同姓名定之爲春秋之例夫失地無書名者曲禮鄭註引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爲據夫獻舞即蔡哀侯也哀侯以被執書名未嘗失地經凡被執必書名如許男斯沈子嘉類不一而足已見前傳實則哀侯之執至楚即還寸土不失觀後三年即與齊桓爲北杏之會顯然在經可驗也若失地之君春秋多有紀侯去國譚子奔莒並不書名至于

滅同姓則在楚所滅雖不可考然二十六年經書楚子滅夔註云同姓或以爲待夷狄之禮故不名若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則夏陽虢也虞虢與晉皆同姓以兩同姓滅一同姓而虞與晉皆不名何也若晉獻滅虢并滅虞則以一同姓滅兩同姓然又不名故胡氏亦知難通乃曰晉滅虞不名而此獨名者虞公貪璧以易鄍與邢之挾狄以伐衞罪有輕重夫不責虎狼之挾群而責蠶魚之貪餌非平情矣予向謂書名書爵並無史例況偶然一見尤不可據且經有闕文又有羨文先仲氏曰桓十二年丙戌盟武父又云丙戌衞侯晉卒下之丙戌由上之丙戌而羨之者也此云衞侯燬滅邢下文云衞侯燬卒上之衞侯燬則由下之衞侯燬而羨之者也此確

論也

夏四月癸酉衞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伯姬者公女而嫁于宋大夫蕩氏爲妻者也今爲其子來逆婦而借以歸寧特禮無姑自親逆者書逆婦則其非禮可知也周禮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此來逆婦不知何人女并不知誰主而胡氏謂譏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大不可解蕩者宋桓公子蕩之後

宋殺其大夫

大夫無名闕文此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闕文例同公羊謂宋三世內娶故三世無大夫謂宋公三世皆娶大夫女故不敢臣婦父也則

其時武穆桓莊之族甚夥必非內娶三世便無媵氏且未聞
君不臣婦父者周武王未嘗不臣齊尚父也若穀梁謂所殺
者孔氏故孔子諱之則桓二年宋督殺大夫孔父顯見乎經
而敢爲是說妄矣春秋有闕文又有羨文此卽闕文之一耳
是年晉文勤王以左師迎王入于王城右師取大叔于溫殺
之圍朝王王饗醴命之宥且賜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文
復請隧弗許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小國名杜氏謂頓君迫于陳而出奔楚楚因圍陳而納頓
君于頓然則楚之圍陳爲頓故也與前二年楚人伐陳別是
一事

蔿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莒與我舊怨入春秋以來因紀君娶魯女盟莒于密此後桓
二十七年莒慶以莒大夫而娶莊公女叔姬爲婦始相和好
至閔元年公子慶父出奔莒季友賂莒得慶父而莒復以師
責賂故僖元年季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至是衛文欲
修好于魯因之平莒而衛文又殂其子成公修成之故衛侯
于既蔿之後變例稱子承父志也然則莒慶卽莒大夫之娶
莊女者洮向二盟莒慶未必無意焉故先之莒慶而後以莒
子乃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是全忘君女之得嫁
大夫其于春秋前經嘗然不識而欲以傳春秋可乎洮魯地

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是也惟僖八年洮之會杜氏范氏俱注作曹地非是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已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公作遬後同

此尋洮之盟也洮盟衛君爲政而莒大夫泣之此盟則莒君爲政而衛大夫泣之舊註向小國之近莒者隱二年莒人入向是也公穀謂入者得而不居今盟莒于向後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則公然莒地矣甯速衛大夫莊子卽甯武子父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公穀作隳弗左傳作不

齊魯自長勺乘丘諸戰後相安至今此何以突見侵伐嘗以經考之齊桓卒時宋師納孝公而魯會興師以距之以孝公之弟公子潘其後繼孝公爲昭公者本娶魯女爲妻故魯爭立之前十八年經書師救齊者是也至是孝公來修怨而公追逐之酅者齊地蓋逐之出境也諸傳不顧經因不識見侵之由第于書人書師嘵嘵置辨夫齊人者齊大夫也齊師者齊大夫所帥之師總稱也此見于隱元年傳條例甚明自陋者創爲人寡稱人人衆稱師之說則此既稱人又稱師多寡雜出爲不可通于是穀梁謂人本微者而以我能追故稱師以大之而胡氏又謂齊先以少誘我故稱人既而伏其衆以邀我故稱師殊不知春秋書法人師並見者甚多並無義例

前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後二十八年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此豈戰時人少敗時人反多

即抑豈戰時以少誘之敗時反以多邀之耶何悖誕至此

夏齊人伐我北鄙

是時齊侯親至境臧文仲日事急矣乃使展喜乞展禽卽柳下惠爲詞以犒齊師齊侯始去其稱人者以帥師有人齊侯不親將也說見前

衛人伐齊

齊衛無惡專以洮向之盟爲我伐齊故傳曰洮之盟故也胡氏不讀春秋謂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而公兩盟之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是旣不解魯齊之惡又不識齊衛之怨莊然立言夫衛未嘗伐齊喪也前十七年齊桓卒十八年宋人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此非伐喪也齊桓之卒五公子爭立而宋襄遵齊桓舊約合曹衛以納孝公此一伐齊正所謂定齊難正齊位孝公所宜感德不暇者特讎之敗齊則諸國師退而宋必取勝故齊嘲宋則有之然于曹衛並無與耳且齊果怨衛則直宜伐衛今經書衛伐齊是衛黨魯非魯黨衛也衛怨齊非齊怨衛也且衛以黨魯而後伐齊非齊爲黨衛然後伐魯也事有始末時有前後經文具在何可使顚倒謬亂至于如此

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卽東門襄仲也强隣薦偪乞師距之亦屬恒事特乞楚則據伐無已矣此直書而義自見者

秋楚人滅蔿以蔿子歸蔿公作隗

夔熊摯之後楚同姓國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穀作閔

據傳晉文過宋宋襄贈馬二十乘宋遂謂有德于晉背楚卽晉楚乃使子玉伐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取者楚取之也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杞本公爵而稱子爲時王所黜也傳謂杞桓公用夷禮故稱子謬矣前二十三年書杞子卒此杞成公也成公爲莊公之

壻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是也今此杞子則成公之子桓公亦是魯壻後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爲子桓公求婦是也但此時桓公尚幼觀前五年伯姬來朝其子以桓幼不能朝故母攜持之以朝後三十一年始爲求婦則少君初立朝且不能豈有遽行夷禮之理況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此成公也後此文十二年杞伯來朝則桓公也是成公則始稱伯卒乃稱子先不行夷禮而後行夷禮桓公則始稱子後復稱伯先行夷禮而後又不行夷禮天下無父子對偶兩適相左如此經者夫魯侯無黜陟時君之權春秋亦無用夷禮貶爵之例故范甯曰杞子卒杞子來朝則時王所黜故父貶爵而子卽承之此杞子來朝後杞伯來朝則時王所進故初黜而

後復進之此明可據者傳不顧經徒以春甫來朝秋卽伐杞而策書不載其事遂造爲惡用夷禮之說不知此本有他故而史未明載春秋多有之如桓二年秋杞侯來朝九月卽入杞此並不用夷禮也其稱杞侯並未嘗以夷禮貶也然而秋來朝而秋卽伐之與此之春來朝而秋卽伐其事正同益必有他故而史闕之矣乃彼曰惡其無禮此曰惡其用夷禮夫既來朝則雖甚無禮然猶愈于不來朝者甫來朝而遽加兵萬一不來朝何以處之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杜註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

見前傳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前年楚自伐宋此則合諸國伐之總以其貳于晉也時楚成王親在軍而稱人者以子玉爲將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與諸國皆在宋而我往會之與楚好也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五終

武進臧　漢軍樊　封舊校
淇　番禺高學濂　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六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僖公廿八年至三十三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當楚子以諸侯之師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蒐被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作二軍今始復大國之禮侵曹伐衛益一以救齊宋一則向出亡時曹衛不禮修夙怨也是時晉侯親在軍與齊侯盟于衛地衛成公請盟不許衛人出衛君以說晉其書晉侯以文公親帥師也兩書晉侯者侵曹伐衛本兩事而曹與衛又兩告則雖同時而

異書無他義焉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者魯之公子買其名也左傳作叢公羊作敬皆不可考據傳晉侯伐衛我以楚好故當爲楚救衛故遣買戍之無如楚來救而不能克也于是公畏晉乃故殺買以媚晉曰買自戍衛已殺之矣然又懼楚之覺之也因告楚曰殺買者以不終戍也其首鼠畏罪譎詐無禮之狀可謂至極然揆之經文則似有未合者經先書晉侯伐衛隨書公子買戍衛然後書楚人救衛是買之戍衛在楚救前斯時楚師尚未至而衛人已出其君而居于襄牛曰楚救不克何也且魯之戍衛非爲楚也吾嘗以經考之衛成以初喪而爲我平莒雨會洮向旋以齊侵我而爲

我伐齊卽非楚好誰得不有以報之此原不必解免于楚況楚未來告救衛據杜氏謂楚之告在戍衛後且未嘗約我戍衛終戍與否何用解免縱欲解免則晉先來告而我亦會先解之乃書于冊者獨不書告晉之詞而單書告楚者聞于國則可恥聞于諸侯則可駭向使聞于晉與楚則晉怨不解而楚亦未必以爲德是一舉數失雖在愚者猶不爲而謂夫子爲之乎且簡書諱國春秋恒例果有此事何難直書曰刺公子買一如成十六年之書刺公子偃者此在列國殺大夫例原不必指實其罪況本權譎之詞而可明載之簡書自彰其惡而且以開兩大之釁吾故曰左氏記事有因解經而反誤者此又一証也益不終戍者不成戍也不遇晉軍不從君出奔而優悠無

成公實憾焉故正其罪以刺之周禮有三刺之法一刺訊羣臣再刺訊羣吏三刺訊萬民刺者訊也謂訊而殺之不枉濫也

楚人救衞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宋人者以曹伯與宋也左氏謂分曹田與宋人公羊謂使之聽斷其罪皆非也楚方圍宋晉欲借之以怒楚故執曹伯不以歸晉而以畀于宋言使宋拘收之晉文譎而不正于斯見焉若分曹田此必無之事說見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

夏四月巳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前楚伐穀齊取穀使子玉去宋即圍宋子之師

玉不從晉乃先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報前楚子饗之之德子玉進戰陳蔡之助楚師者先潰既而敗績城濮衞地名楚人救衞之師方至衞故戰在衞地此皆經文之可據者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子玉名

衞侯出奔楚

不名史失之說見前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

此晉文大會也前此鄭伯畏楚如楚致師及楚敗而懼乃使子人九大夫行成于晉晉侯與鄭伯盟于衡雍鄭地乃獻楚俘于襄王王親至踐土鄭地勞晉師享醴命侑既饗又助且使尹以東帛

氏王子虎命晉侯爲伯方伯也賜大輅戎輅之服彤弓矢各一
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晉侯受策出乃作王宮于
踐土且三人覲衛侯懼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是王
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即踐土王宮其不及王子虎者以不與歃也
是時陳蔡亦背楚來盟此書蔡侯後即書陳侯如會是也衛
叔武不成君故稱子其列國序次先後互異皆主會者爲之
並無義例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禮行在必朝所者王居之稱詩獻于公所孟子使之居于王
所故漢制車駕所在曰所蔡邕獨斷曰行在所穀梁謂朝不

言所誤矣襄王親至踐土經無明文而于此見之經之互可
考驗如是若祇書公朝不及諸侯者言公則諸侯可知耳○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初衛成公以元咺自立叔武殺咺子之從公者至是晉人復
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而後入及入叔武方沐喜握
髮而出公子歂犬爲前驅射殺之公不知也乃殺歂犬枕叔
武之尸于股而哭之而元咺奔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去年杞桓公來朝公以他事遽伐之故此來解免伯姬着莊
女杞桓公母也三傳皆不能解而杜曰歸寧夫莊二十七年

杞伯姬來寧莊公也前五年杞伯姬來寧母成風也此歸寧誰乎

公子遂如齊

此聘齊昭侯也昭侯本魯壻且初立故聘之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敦梁無齊侯二字）

據傳會于温討不服也是時衛許尚未服故謀討之温者周邑之新賜晉者實周地也序次見前

天王狩于河陽（狩穀作守）

前此踐土之會襄王居行所晉侯三朝諸侯皆一朝而退然此猶鄭地也今大會于温温本周邑其去京師祇百里是儼然畿地而諸侯反不一朝不無闕然且晉所倚者秦也秦人入春秋以還初來與會晉侯思有以誇之特前此以獻俘故王來勞師今祇會諸侯王不必再臨其地若欲因會以入覲則朝王本諸侯事何足誇耀於眾不得已思周禮有冬狩之典趁此冬日名戒武事諸侯在所者自當執賁皷以從借此會朝則一舉兩得此本借尊王以報私怨夫子所謂譏也召者詰也古凡延詰曰詰召與呼召異今啟王冬狩同于延詰故舊傳曰晉侯召王以諸侯狩是狩于河陽本晉文已然之事而夫子特去召字所以尊王章而諱晉惡非謂晉召王來而夫子改之曰狩也史記不識春秋妄謂晉侯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夫襄王何嘗與晉侯會乎況河陽踐土並非

一地踐土勞師在夏月河陽田狩在冬月又並非一時一事若舊說謂九國之師並入王城恐驚天子故召之來則師次河陽諸侯入廟無可驚也謂諸國遠道令其致溫不便又令其致洛故須召王則溫洛相去何幾惜諸侯跬步而勞萬乘之紲駕世無是理若曰天子田狩當在畿內今以天王而獵晉地是狩非其地故特書地以明失禮則又不然夫河陽非他卽溫也溫本周地十年狄滅溫前年王子帶出奔溫皆是也及晉文勤王而王始以陽樊溫原諸地賜之晉文然皆叛不肯服晉而晉皆舍之復歸于周如傳稱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乃昭十二年傳尙有周大夫原伯二十二年傳又有周大夫樊齊則仍爲周地可知也且文元年晉襄朝王于溫矣夫惟溫周地故可朝不然王不出居晉晉侯亦未嘗召王來晉乃曰朝于溫其謂之何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謂不親對理故士榮爲大士大士治獄之官此士榮衛侯使三大夫對理爲對理之正故卽加此名與輔坐別舊說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註士榮原官誤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方伯正其罪以上于王也寘于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謂以衣橐置食其中宣二年傳爲之簞食與肉置諸橐以與之是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歸衛立公子瑕

諸侯遂圍許

前溫之會謀討衛許故會甫畢而先執衛君旋即圍許以許

貳于楚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文有疾曹用竪侯孺之言賂晉筮史使筮疾時以還曹伯

爲解遂復歸曹襄伯名史凡出奔歸國例當稱名此與桓十

五年鄭公子忽復歸于鄭襄二十六年衛侯衎復歸于衛例

同胡氏謂伯賂筮史故貶稱名夫文王囚羑里亦以賂免乃

不貶受辛而貶文王可乎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夷無相朝之禮故祇書來言來而已此與襄十八年白狄來

例同舊謂其用夷禮故不稱朝非是介東夷國葛盧君名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公作狄

會上公

有公字

此尋踐土盟且以謀伐鄭者謂晉楚戰城濮時鄭伯如楚致

楚師本助楚者及楚敗歸晉而晉即與之盟衛雍又盟踐土

其必盟踐土者正以踐土鄭地所爲示楚以服鄭也然鄭則

何以對楚矣故于諸會之後仍修楚好總是晉文出亡鄭文

不禮故借此爲詞以伐之翟泉周地以王子虎爲政故也史

凡王國之臣使于外皆稱王人並無貶例胡氏謂王人不宜

與諸國盟故諸卿稱名會不書公一以示貶一以諱惡則前
八年公會王人諸侯盟于洮襄三年公會單子諸侯盟于鷄
澤皆王人也王人未嘗不可盟盟亦何貶況史例卿大夫稱
人凡盟會侵伐皆然其有名有不名則隨史文爲之亦無定
例至于會無公字經文多有全非諱惡如謂公與諸大夫爲
會故諱之則莊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滑
伯滕子同盟于幽此齊桓衣裳之會其時所會皆國君也然
反無公字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此正有名有不名之文　宋人
曹人于澶淵皆大夫也反有公何耶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介復來者以春時公在會未値也此爲次年介入侵蕭張本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衞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三傳皆分及公子瑕另作一節
晉侯使醫衍酖衞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用臧文仲
之言爲之請納王于王與晉侯皆十叡王許之且喻晉侯曰
君臣皆獄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
政不可乃歸衞侯衞侯乃使周歇周治先殺元咺及公子瑕
而後入夫咺固有罪然不候返國不明正其罪而私殺之且
及子瑕則君臣俱失之矣故石碏殺州吁不書碏而書衞人

以衞人皆得殺之也歇治殺元咺不書歇治而書衞則衞侯殺之矣華督殺孔父及君書弒君及孔父以宋公累孔父也歇治並殺咺與瑕而書咺及瑕則瑕爲咺累矣此與列國殺大夫同一書例而別有義者此文例也

衞侯鄭歸于衞

書名見前

晉人秦人圍鄭

晉文興霸實秦之力今復來秦伯以伐鄭雖秦本暱晉然秦穆多雄心相形之際未免懷猜乃因鄭一言而中變焉此正秦晉交搆一關鍵也據傳秦晉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伯曰越國而以鄭爲鄙甚難何必亡鄭以益隣國隣厚則已薄矣且晉頗背秦許秦以焦瑕之地而卽悔之況欲難厭足既取鄭以爲東封萬一欲更大其西封舍秦焉取哉秦伯悅乃與鄭盟且使杞子逢孫楊孫三大夫爲鄭戍守而去子犯欲擊秦晉侯不許乃罷初鄭公子蘭出奔晉晉使從之伐鄭蘭不忍見圍鄭請勿與晉使待命于東界至是鄭大夫請逆蘭爲太子以求成于晉晉許之杜氏云秦伯晉侯俱在軍而微者帥師故稱人夫君不親將則大夫自將之此時舅犯亦在軍何必微者說見前

介人侵蕭介夷國

見前

蕭地近宋然爲國爲邑舊皆誤註據宣十二年楚人滅蕭當是宋附庸國定十一年宋公子自陳入蕭宋樂大心自曹入

蕭則皆是宋邑不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宰周公見九年傳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如京師報聘也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濟西曹地之近魯者莊十八年追戎于濟西是也但經書取必此時乘曹之危以力取之此與襄十九年取邾田哀二年取漷東田例同左氏誤解前經畀宋人爲畀物而此又忽取曹地則必前所畀者卽此地矣因有晉文解曹地以分諸侯之傳夫侵曹祇以救宋既已侵其國執其君斯已甚矣世無復分其地以與諸侯之理且救宋諸侯齊秦先之魯未與也是時魯方助楚而與楚盟之圍城之下及晉伐衞魯又拒晉而使公子買戍衞晉何愛於魯而必畀以田若魯得濟西則曹地有幾其與伐諸侯必不能給且秦處西陲安能越東諸侯國而收此隙地況伐國所得名曰歸俘莊六年齊人來歸衞俘是也夫歸俘有二一俘人民一俘寶玉並無俘土田者卽有土田亦當稱歸俘不當稱取況與我曰歸取彼曰取經例甚明按隱十年經書取郜取防左氏亦以爲鄭師取宋地而歸之我然我師原在軍且先與宋戰及宋敗而後取之故先書公敗宋師于菅而後直書之曰取言我取之也非歸俘

也卽桓二年取郜鼎于宋亦我平宋難而取其寶卽彼賂我亦可書曰取而無他辭若人之與我則見于春秋並無不書歸而書取者乃公羊亦知難通又小變其說謂晉侯班曹所侵地以還諸侯而胡氏遂遵之曰復我故田而謂之取夫濟上小國有何侵地卽返侵地亦並書歸不書取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也且此濟西田其爲取爲歸經皆有之此取濟西田則我取之曹也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則齊來平我之難而取之我也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則齊取之我而今復還之我也然則取彼曰取取我亦曰取與我曰歸還我亦曰歸卽濟西本事有明著矣人欲傳春秋而不于春秋全經一通讀之可謂知春秋者乎吾故曰不以經解經而以傳解經則雖左氏尙有誤況其他也　又晉伐曹在二十八年至三十年始取田時亦不合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

不從乃免牲

郊者祭天之名以其祭于郊故名郊但郊祭有二一是報反之祭天子用之郊特牲所云大報本反始是也一是祈穀之祭天子諸侯皆用之孟獻子所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此郊是祈穀之祭與報反異故魯得用之而不爲僭葢報反在子月郊特牲云迎長日之至周禮大司樂冬至祭于圜丘皆子月也祈穀在寅月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桓六年傳啟蟄而郊孟春夏正月啟蟄者正月中氣漢初厤啟蟄正月中皆寅月也

今四月卜郊周之四月正夏之卯月以啟蟄中氣多在下月故三卜在寅四卜在卯皆係祈穀並未嘗僭而公羊乃以魯郊爲非禮夫不行報反之祭而祗用祈穀猶非禮乎

魯用天子郊禘並無考據在春秋亦並不一見明堂位造爲成王賜魯之說有云魯君孟春周正月乘大輅載弧韣祀帝于郊夫春秋九卜郊其在孟春祇卜牲耳若卜郊則盡在四月經文現在也胡氏解春秋不信聖經而援明堂位無據之說以駁夫子眞不可解先儒謂雜記無理引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夫曰可至冬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夏至可以或況言恒禮不必卽指魯君然猶考春秋並無夏至禘廟之說以爲其言妄誕況經書四月下冊傳必解爲孟春用天子之禮此何說也據襄七年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祈農事也而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以后稷配本天子禮而魯得行之卽謂之僭不知此特以祈穀祀后稷非配天也鄭元誤解禘嘗謂禘卽郊也以嘗配之而劉炫借以闢杜氏有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帝嚳配也遂以夏正之郊亦配天之祭不知周未嘗以帝嚳配郊此顯然與孝經配稷國語郊稷相反夫周正之郊配稷非配嚳夏正之郊祀稷非配天蓋稷本農官至周不改故祈農必祀之此與長至之郊截然不同而謂魯不當祀稷是將使魯無社稷也若天本無二鄭元謂有六天固非是但天一而隨時可名如四時無異天然亦有著天昊天旻天上天之稱故月令迎氣分祀五帝古伊

訓篇亦有越茀祀方明之文方明卽五帝也周禮盟會亦以
壇壝祀五帝日月是諸侯不祀天因不敢斥言天而借稱五
帝此不必緯書文耀鉤有是名也特其稱帝爲靈威仰赤熛
怒五名則不可耳若舊註謂此郊是祭蒼帝是因方春祈穀
之故與鄭元說周以木德王感德報本又不同
卜郊卜日也與卜牲不同郊用上辛雖報反之祭限在子月
然仍不限之長至一日凡子月辛日皆可用其曰上者以上
更吉也若祈穀之祭則自啟蟄以後春分以前皆得卜之所
謂不過乎分者不得過春分也或謂月令元日祈穀似限朔
日然元日與元辰對文元日謂卜天幹如甲乙丙丁類元辰
謂卜地枝如子丑寅卯類則元日之元謂取上中下三幹而
卜其上董仲舒所謂郊必以上辛者辛者新也故
則又卜其次故三卜在本月四卜則必在後月以此月中氣
有遲至後月者謂之下限若五卜則過矣然則卜日之數十
日一卜而穀梁泥于上辛謂一月一卜必得其上則四月四
卜其爲時爲候不知凡幾而尙謂冬至報天啟蟄祈穀何以
解之
左氏謂牛卜日曰牲謂先期卜牲按經文卜牲在子
吉然卜日不吉則不得稱牲雖得
郊而稱牲卽爲非禮然觀成七年免牛定十五年改卜牛其
稱牛者皆指卜牲不吉者言則不吉稱牛吉卽稱牲與左說
不合若公穀謂全曰牲傷曰牛則成七年牛不傷而稱牛何

也卜吉曰從尚書龜從筮從不從則不郊故免牲

猶三望

望祭名謂望而祭之禮凡郊祭必望祭山川之神以郊尊不獨祭也然不郊則可已矣故曰猶言可已而不已也但天子方望無所不通諸侯祭域內名山大川今魯限以三則正是諸侯之禮但限域內並非僭越觀望則郊更可知也賈逵服虔謂三者一是分野之星一是山一是川杜氏遵之公羊謂泰山一河一海一按古凡望祭無及星者祭法星爲六宗之一與日月風雲皆祭于壇不必望祭望則專指山川尙書望于山川柴望秩于山川是也若河則非魯域內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本魯地故鄭玄謂三望者海岱淮也此爲得之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杜云自爲其子請昏

杞伯姬者杞成公夫人也前二十七年伯姬子桓公初立來朝而我以他事伐之今伯姬爲桓公求婦且以修好故特親來此與桓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及文十二年杞伯來朝子叔姬卒諸經相爲本末胡氏全不顧經並不知此伯姬爲何人乃曰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爲亦書夫此不書而誰書乎

狄圍衞十有二月衞遷于帝丘　于穀作於　舊本十二月下另作一節

帝邱衞地卽毛詩頓丘帝頓聲之轉也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逵卒逵公作接

此鄭文公也其不書葬者以文公初卒穆公始立而秦來伐喪故不會葬見後年傳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與之盟其不地者杜氏云就狄

此因衛侵狄狄來請平而衛與之盟其不必地也胡氏龔廬帳盟言狄來衛地之宮帳以卽在本國不必地也胡氏龔杜氏廬帳語又曰盟于狄非是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前三十年秦晉圍鄭時秦反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楊孫三大夫戍鄭而去今鄭文公死杞子密告秦使之來伐曰我掌鄭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穆以之問蹇叔蹇叔不可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秦伯不聽召孟明西乞白乙三帥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以其子在軍哭送之且曰吾人徵師必于殽吾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及滑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并十二牛假鄭伯之命以犒師且使急告鄭鄭穆公新立乃視秦戍三大夫館果束載厲兵秣馬矣因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遂舍鄭伐滑滑姬國入者入其國而不據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國歸父齊大夫國氏而歸父其名者前二十八年公子遂聘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齊此報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左穀秦下有師字

晉襄初立聞秦師入滑晉大夫先軫以爲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請邀擊之襄公乃墨縗絰與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地獲三帥舍之秦伯乃素服郊迎且悔不用蹇叔言作秦誓 今尚書篇名晉襄親在軍而稱晉人以先軫帥師襄不親將也或曰秦不伐晉晉襄何必墨縗絰出軍如是其急此正三十年秦晉圍鄭之役深有以中晉君臣之隱也晉文于圍鄭之後並不興舉飲恨而卒今秦伯無故伐鄭滅滑一似借以窺晉者故先仲氏曰齊孝伐宋晉襄敗秦皆霸者之後繼世用心似未可以施德報怨恒理妄爲解說此善于論世之言

癸巳葬晉文公

狄伐齊

公伐邾取訾婁 公作叢穀作訾樓

公子遂帥師伐邾

前二十二年邾來伐戰于升陘故此報之前魯以不設備敗故此亦乘邾不備連伐之胡氏謂僖公念母故出師二十二年邾滅須句僖母氏也公伐取還之 爲越禮違義夫念母報怨其于禮義不大遠也況鄫子魯壻而邾戕之公戰敗失胄而邾尚懸之國門其能忘乎第公既伐邾且取訾婁 邾地則襄仲再伐似可以已此亦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

晉人敗狄于箕

白狄伐晉晉敗之于箕晉地先軫死焉

冬十月公如齊舊本此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作一節

齊昭公我婚立已七年雖彼此聘問未親會也乃三十年狄侵齊本年狄又侵齊故此以省難故如齊而還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內寢也據經莊公成公俱薨路寢傳以爲得正道因有以路寢爲正寢小寢爲安寢之說按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謂路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則天子諸侯皆先路寢而後小寢燕寢似路寢爲正死必在是然嘗考路寢之制在王朝斧扆之外兩楹之間天子諸侯退朝門而聽政治者故禮註曰此治事之所似未可以供燕息者故鄭元亦云其尊者所不燕焉言其地尊嚴非所當燕處也則是薨于路寢者或偶薨于治事之所抑或屬纊之時遷于其處如殷人殯于兩楹間其不及遷者則在小寢故小寢曰內寢路寢曰外寢其曰正者如後人稱正殿正堂之類非謂死于路寢爲正死于小寢燕寢即非正也況周禮盡亡所藉惟春秋一書而傳春秋者率順文立訓並無取証故左氏無解而註三傳者見經文有路寢小寢高寢定公薨于高寢三名遂曰諸侯三寢高寢第一路寢次之小寢又次之是不惟與諸禮三寢大異而又以路寢爲次寢之名則所謂路寢正寢其說安在且高寢何寢乎杜註高寢宮名至喪大記又從諸寢名而附會之復有適寢下寢諸名然與春秋諸寢又究竟不合且其說皆似

歛後遷尸而居于其所非屬纊地也凡此皆禮亡而不可考者則但曰路寢正寢小寢內寢而已若穀梁胡氏謂路寢正小寢非正卽不然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作賈

先仲氏曰生殺皆不時所以災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稱貳楚未詳

武進劉 漢軍樊 封舊校
淇番禺高學濂新校